

# 《尚書·洪範》「康寧」為「康麗(娛)」辨

張 宇 衛

## 一、前言

《尚書·洪範》「康寧」一詞繫於「五福」之下，而五福蓋為「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之「九疇」之一項，內容包含「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孔穎達《正義》云：「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德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簡而言之，五福是人們在生命歷程中對物質生活與年歲壽命之美好的嚮往，其中孔穎達涉及「康寧」的解釋，主要承襲自孔安國《傳》之「無疾病」。然而，「康寧」何以等於「無疾病」？又或者說「無疾病」可以視為福？

第一個問題，或許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思考，一個是從這個詞彙出現的語境之其他文本進行對比探討，「康寧」一詞又見於《尚書·多士》：「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多方》：「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然《多士》、《多方》二文，孔安國則分別以「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sup>2</sup>解釋二句之意，據此可知其採「安、安寧」義，既然「康寧」有「安、安寧」義，何以又有「無疾病」之義？是語境脈絡所延伸出的結果？這便會產生另一個方向的思

考，也就是前人利用《洪範》所敘「六極」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進行對比，如陳經以「憂、疾」為康寧之反，楊筠如則是以「疾」與康寧相對，而程元敏卻認為「康」為「疾」之反，而「寧」為「憂」之反，諸說皆透過對比予以確立「康寧」的語境義，然而何者才是有效的對比？又或者說「五福、六極」是否確實存在可對比性？這不免讓人心生疑竇，況且文獻典籍中與「憂」常見的相對詞彙為「樂」，而非「寧」，至於「疾」相對義為「健康」，但先秦是否以「康」表示健康則是有待考索的。下文則試著從與「康寧」一詞所見相關文獻之用法整理出其語境義，反思其是否適合置於「五福」的行列中。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古人企求得到的「福」涵蓋哪些面向？「無疾病」是否在企求的範圍之中，這部分則需參照古人對於嘏福的設定，最直接可以作為參考的資料即金文的嘏辭，其涉及到古人對於物質、生命之追求，以及期盼神靈的賜與，這與《洪範》「五福」具有高度相似性，文中便嘗試利用這個角度進行文例對比。

本文將藉由這兩個問題的綜整與分析，進而推定《尚書·洪範》「康寧」一詞的合理訓詁，過程中將結合文字形體、文例語境的分析，證明其屬於轉抄間造成的字形訛混。

## 二、《尚書》「康寧」文例語境之異 ——以出土文獻作為參照

前面已經提到「康寧」一詞見於《尚書》三次，分別為〈洪範〉、〈多士〉、〈多方〉，然而依據字詞出現的語境脈絡而言，又可以分成兩類：

### (一) 個人福祐

這一類即〈洪範〉五福之中的「康寧」，孔安國、孔穎達皆以「無疾病」解之，反觀裴駰在《史記集解》之中引用鄭玄說法，其云：「康寧，平安。」，雖說「平安」似與「無疾病」有類近之義，但從「平安」一詞早期使用的語境，可知其當與「無疾病」無關，如下：

君今非王室不安是憂。（《國語·吳語》）

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韓非子·解老》）

百姓平安，是國昌也。（《論衡·治期》）

上述三則「平安」文例取的是外在環境之「平和安寧」之義，而非涉及個人自身的疾病與否。由於孔安國、鄭玄在「康寧」上的取義不同，後世在說解時也呈現出兩個明顯的派別，跟從鄭玄者，如蔡沈則以「無患難」解之，胡瑗亦解釋為「和氣充盈，兵革寢息，天下無疾疫之苦，成役之勞，民安濟之道也。」<sup>(8)</sup>項安世則提出「康寧者，內外無患也。憂者，國家多難也。疾者，癘疫流行也……疾與憂者，康寧之反。」<sup>(9)</sup>上舉諸說主要把「康寧」與外在環境安寧相聯繫起來，即外在環境若無有災疫苦難，則自身便得到所謂的「康寧」，試圖將外在環境導向身體本

身。

然而，不從外在環境安寧解釋者則多從孔安國之無疾病的「安寧」義進行理解，如宋人林之奇引孫元忠「形康而心寧」之說，夏僎亦以「身心安靖無事」理解，將「康寧」聯繫到「身心安寧」方面，而這樣的解釋也多為近人所取，如屈萬里「健康安寧」，顧頡剛、劉起鈞「健康安寧，身無疾病」<sup>(13)</sup>，程元敏「康，安也；謂形體安也。寧，安也；謂心神安也。」<sup>(14)</sup>揭示各家開始以「身體健康、心神安寧」作為理解。然而有趣的是，主張此說的學者們皆未見引用「康寧」平行的語料作為佐證，尤其面對先秦古書是否以「康」表示「健康」之義，其本身即存在疑義，《說文》「愷，康也」<sup>(15)</sup>；《爾雅·釋詁》「愷、康，樂也」<sup>(16)</sup>，《逸周書·諡法解》「溫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sup>(17)</sup>等皆未言「康」與身體有關，而《尚書·洪範》「身其康彊，子孫其逢」雖主語為「身」，但「康」取的仍是「安樂」之義，而非強健。至於「康」開始指向身體健康的用法當自東漢以後，《樂府詩集·雜曲歌辭·焦仲卿妻》：「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因此欲將「體康」置入〈洪範〉的論述框架中，顯然不符合早期文獻的用法。更何況以「寧」指涉精神部分，由於早期文獻中「心」多強調的思緒、思維，而非專就個人精神層面。就目前所見材料「寧」僅有表達讓思緒安寧之義，例：

孺子王矣，不寧其有心。（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七）

類似的用法也見於傳世文獻中，如《詩經·小雅·黍苗》：「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詩經·大雅·江漢》：「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但皆非表達福佑之義，反觀這些文例多半集中於君王因為外在事務順利進行而得以進入心緒「安寧」的狀態。

總而言之，受限到「康寧」之於個人福祐（五福）的關係，因此也反映出何以後來為何大部分的學者主要聚焦在身心健康思維裡，而不取外在環境安寧之義。然而身心健康理解可以說符合後人的養生思維（包含壽命的延續），卻未必是早期向神靈企求的福佑內容，況且「康、寧」之與「身心」產生聯繫亦未見較早的文獻之中。

## （二）外在安靜

《尚書·多士》：「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多方》：「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皆屬於此一類別，孔安國取「安、安寧」之義，蔡沈便以「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之「安靜」作為「康寧」的解釋。此外，近人諸家解釋《多士》亦多取「安寧、安靜、安定」之義。<sup>20</sup>

基於上列的兩種類型，迫使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康寧」為何有作為外在環境安靜之取義外，又有個人的福祐部分，這是不同語境賦予的引申而導致的？還是其中存在可以討論的部分。本文嘗試援引出土文獻中涉及「康寧、寧」等文例作為參照，例：

- 天用弗保，媚夫先受殄罰，邦亦不寧。（清華一《皇門》簡一二）  
 恆爭于富，莫治庶難，莫卹邦之不寧。（清華三《芮良夫筮》簡一十二）  
 政令德型，各又常朶（次），邦元康寧。（清華三《芮良夫筮》簡二）  
 自起殘虐，邦用不寧。（清華三《芮良夫筮》簡一七）  
 ……是失，而邦受其不寧。（清華三《芮良夫筮》簡二八）  
 留邦偃兵，四方達寧。（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簡一九）  
 四國和同，邦呂安寧。（清華六《管仲》簡二二）  
 邦家之不寧也。（郭店《緇衣》簡二〇）

觀察上述「寧、康寧、安寧、達寧」等文例，其主語主要為「邦」，說明「寧、康寧」強調的是邦國之平和、安靜之義，尤其《芮良夫筮》簡二一「邦其康寧」之「康寧」作為謂語，表示如果可以達到「政令德型，各又常朶（次）」的程度時，那麼國家就會進入「康寧」的狀態，而這個取義與上述《多士》、《多方》表達的思想是一樣的，強調的是外在環境的安寧。這也間接突顯何以鄭玄會以「平安」解釋《洪範》的「康寧」，而蔡沈、胡瑗等人會以國家無犯難之安寧來進行解釋，顯然他們注意到了「康寧」主要著重外在環境的安寧，尤其是邦國。

從戰國楚簡再往前追溯，春秋時期《國差鑿》「齊邦鼎靜安寧（寧）」（《集成》一〇三六一）之「安寧」依然就齊邦這個國家而言，時代更早的《師匄篋》「肆皇帝亡戮，臨保我有周，越四方民亡不康靜。」（《集成》四三四二，西周晚）之「康靜」的主語蓋為「四方民」，其與「康寧」之義相同，強調國家整體能夠康樂安寧之義。

根據上文舉出土文獻與金文材料作為參照，「寧」主要是就國家整體安靜、安寧而言，少數可以作為描述個人「心緒、心思」之安寧之義（參上文），然而搭配「康」而形成「康寧」一詞時，其語境脈絡主要就邦國整體而言，是一個描述國家情勢的正面詞彙，與「康靜、安寧」意思類近。這也就間接反映出「康寧、康靜」不會用在個人的福佑上，即未見古人以擁有「康寧、康靜」作為個人福佑的企求，也從來未見於神靈賜予的語境之中。在這點基本的認識上，便突顯《多士》、《多方》、清華三《芮良夫筮》「康寧」合乎此一詞彙「邦國安寧」的取義外，也可以從語境脈絡中知道「康寧」是可以透過人們行為努力可以達到的，如清華三《芮良夫筮》簡二一「政令德型，各又常朶（次），邦元康寧。」即說明在國家內部能夠做到「政令德型，各又常朶（次）」的層次時，國家自然就會進入「康寧」的狀態，說明「康寧」不需要透過他人給予，而是可以透過相關行為與政令予以達成，如此反觀把這類

表達國家安寧之「康寧」置於個人五福之中的〈洪範〉，便顯得特別怪異，因為同屬五福之「壽、富、考終命」之福佑，強調的是透過神靈給予的，即非仰賴個人力量可以達到的，這明顯與「康寧」常見的語境與訓詁不相合，間接說明將其置於福佑的框架裡面是有問題的，至於近人不採康寧之邦國政治安寧之義，轉以「身體健康、身心安寧」理解「康寧」的路線，上文已經論證其不符合上古漢語的詞義使用，即「康」未用以形容個人的身體「健康」。基於「康寧」見於〈洪範〉五福之中不合(1)「康寧」之邦國政治安寧的常訓；(2)「康寧」上古文獻與身心無關，本文進而認為「康寧」可能存在字形訛誤，並且為「康甕」一詞的訛誤，以下便從文例語境先談起，之後再轉入字形訛混的論證。

### 三、〈洪範〉「康寧」之「寧」為「甕(娛)」之訛混

#### (一) 西周金文「康甕」一詞的語義

「康甕」一詞多見，又集中於西周晚期，其中「康」字無考釋的問題，而「甕」字歷來則有不同的通解，以下便以「甕」作為字頭整理「康甕」，及與此詞相關的上下文例：

此處首先就「甕」字的考釋稍作梳理，就此字的字形部件而言，可將其拆解為「爪、网、又、虎」等，其中「爪、网、又」又組成雙手持網之形，而「虎」多半省寫為「虍」之虎頭之形。關於此字的釋讀，可粗分為：

(1) 讀「虔」，為早期清人阮元提出，訓為康健之義；吳大澂亦讀作「虔」，但將字形分析為象虎在柙以手搏之，進而會合出「虔」的敬畏義；

(2) 讀「禡」，劉心源以為是「禡」字，其錯把「甕」分析為從商，


西周晚

	受余通祿、康△、純祐。 (〈通祿鐘〉，《集成》64)		用祈康△純魯 (〈吳生殘鐘〉，《集成》105)
	用祈句康△、純祐、綽縮、通祿 (〈梁其鐘〉，《集成》188-189)		祈句康△、純祐、通祿、永命 (〈號姜簋蓋〉，《集成》4182)
 	降余康△、純祐、通泉、永命、眉壽、綽縮 (〈四十二年逖鼎〉，《新收》745-746； 〈四十三年逖鼎〉，《新收》747-756)		用追孝祈句康△、純祐、通祿、永命 (〈頌鼎〉，《集成》2827-2829；〈頌簋〉，《集成》4332-4339；〈頌壺〉，《集成》9731-9732、《新收》1962)
	降余多福、康△、純祐、永命，逖其萬年眉壽、峻臣天子。 (〈逖鐘〉，《新收》772-774)		用□□無疆，康△、純魯、永命，用祈多福，柞其眉壽萬年。 (〈柞鐘〉，《圖續》1026)
	降逖魯多福、眉壽、綽縮，受余康△、純祐、通泉、永命、壽終 (〈逖盤〉，《新收》757)	 	彘用句眉壽、康△、純祐 (〈大師小子彘簋〉，《新收》731-733、1449)

並視作鬲字之省，而把虎判斷為「虍」省，進而讀為「康虍」，取「安福」義；

(3) 讀「樂」，高田忠周以此字從號，故讀為「榔」，唯其未對「夂」部件說明，其最後將其假借為樂。<sup>21</sup>周鳳五以字形像羅網捕虎，即文獻「虎落」，釋為「落」，而讀為「樂」<sup>22</sup>。

(4) 讀「睿」，徐中舒以此字後來訛為「叡」字，故讀其為「睿」，取聖哲義。<sup>23</sup>

(5) 讀「娛」，高鴻縉以此字為舉網捕魚之變，以虎為聲，讀為「漁」，通假為「娛」<sup>24</sup>。陳佩芬以「虍」是聲符。通轉假借為「娛」<sup>25</sup>。董珊說法類似，以「彙」是改甲骨「」（《合集》二八四二九）之「魚」聲符為「虍」<sup>26</sup>。陳英傑疑彙為「虜」的初文，讀為「娛」<sup>27</sup>。楊懷源、孫銀瓊亦以此字从虍聲，讀「娛」<sup>28</sup>。

(6) 讀「穌」，李孝定以「虍」與「穌」可通假。<sup>29</sup>



(7) 讀「嘏」，周法高以此字从「虍」聲，可讀「嘏」<sup>30</sup>。


(8) 讀「諧」，陳漢平以此字為古文「皆」省聲，以為「諧」本字，義同金文「康勗」<sup>31</sup>，

(9) 讀「強」，何琳儀以「网」為聲，疑為字書之「摑」，與「強」字可通，讀《洪範》之「康強」<sup>32</sup>。張雪則是以「康娛」使用較為負面，故採康強為說。<sup>33</sup>

上舉「虔、禩、睿、諧」諸說在字形分析上皆存在錯誤，無法證明此字有訛變或省聲。至於主張「樂、穌」者，在古音通假上缺乏例證。至於取「网」為聲，讀作「強」，亦存在語音的通假問題。

反觀以「虍」為聲符者的「嘏」、「娛」二說，周法高讀「嘏」，然而「康嘏」未見於文獻使用，而其所提「純嘏」之例，〈克鐘〉即作「屯（純）段（嘏）」（《集成》二〇五，西周晚），顯示當時用字習慣未用「彙」字表示「嘏」，而是用「段」表示。最後，「娛」亦取

「虍」為聲，而其字形與「康彙」又見於清華簡〈四誥〉之中，寫作「康麗（）」，字从网从虎，趙平安對此有進一步解釋，其二云：

第廿一簡「（勤）余康麗」，「康麗」就是西周金文中「用祈介康麗純佑」（梁其鐘）、「用追孝祈介康麗純佑通祿」（頌鼎）中的「康麗」和「康麗」，可讀為「康娛」，「麗」是「麗」的省簡。這種固定的搭配和用法，目前只見於西周金文和《四告》<sup>34</sup>。

至此，則已然可以說此字从「虍」聲是較為適切，讀為「娛」亦可信從。《楚辭·離騷》：「日康娛而自忘兮」、「日康娛以淫遊」王逸注：「康，安也。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sup>35</sup>《說文》：「娛，樂也。」，王逸的「遊戲自恣，無有事君」的解釋偏向負面義，但這是受到語境影響所致，實則「康娛」本身無張雪所謂「放縱」負面之義，而是與「康樂」取義相同，著重於個人物質之康樂、康娛。

從西周金文「康彙」到楚簡「康麗」，揭示字形上最大的變化，則在雙手的省略，以及「虍」改以「虎」字，而從「麗」確認可以讀為「娛」，據此語音、字義便能稍加探究「彙」的字形意義，本文認為學者將此字溯源自甲骨文「麗」字，是有可能的，例：

：其麗，執（《合》二〇七〇八，師小字）  
甲：奈于□曾麗虎（《合》二〇七一〇，師小字）

關於甲骨此字，葛亮引用陳劍說法認為此字可能為「网虎」的合文，其讀為「网」<sup>36</sup>，翁明鵬則是以「网」為聲，讀此字為「捕」<sup>37</sup>。除非將甲骨

文「麗」視為與西周金文「彙」不同的文字符號，否則在確定「彙」讀為「娛」的條件下，釋甲骨「麗」為「網、捕」則未可信。從甲骨文捕抓義的行為動詞轉到西周金文娛樂義的狀態動詞，「麗、彙」皆呈現以網捕虎，只是甲骨文時期「网十動物（虎、豕等）」，字形符號隨著網捕動物而有所差異，演變至金文時期「虎」則從甲骨的「形符」轉而並具有「聲符」的作用，故此聲韻條件推其語源當為「罟」，《周易·繫辭下》「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又《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罾；彘罟，謂之羅；魚罟，謂之罟。」<sup>41</sup>，揭示「罟」除了用於捕魚外，亦可用於捕抓獸類，不過因為獸類習性不同，網子型態或施放方法等有別而有了異稱，但渾言稱之，皆可以謂之「罟」，依據「彙」从虎聲，「虎」古音為曉母魚部，「娛」為疑母魚部，而「罟」則為見母魚部，三者韻母相同，聲母部分同為牙喉音，可相通假。而「罟」則可以作動詞用，如同裘錫圭考釋出甲骨「罟（罝）」字，亦可為動詞用法。<sup>42</sup>

至於從捕抓義的行為動詞轉到娛樂義的狀態動詞，這過程當經過一個轉喻過程，這可能跟「麗、娛」與田獵、打獵有關，《漢書·賈誼傳》：「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sup>43</sup>就古人認知裡，田獵、打獵並歸屬於娛樂的行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徒事爭游獵之樂」），故「麗」可從抓捕野獸的行為逐漸轉為強調抓捕野獸背後的状态之「彙（娛）」，進而成為狀態動詞，類似的演變如行為動詞「沉」到狀態動詞「沉（耽）」，其亦是經過轉喻過程。

確立了「康彙、康麗」可讀為「康娛」之後，可從西周晚期的金文嘏辭中看出當時人們祈禱的內容，如下表：

通達的祿位	通祿
美好的生命結束	靈終
神靈的眾多福佑	多福、純祐
娛樂寬裕的生活	康娛、綽綰
長久美好的壽命	永命、眉壽

「祿、福、祐、命、壽」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時的認知中皆來自神靈的給予，而在神靈基本給予上，還希望可以圓滿周全，所以有「通、靈、多、純、永、眉」等修飾語，涉及到「長久、遠大、美好、豐厚」等概念，反觀「康娛、綽綰」則屬於並列形式，非定中結構的修飾，因此與「祿、福、祐、命、壽」屬於明確的抽象名詞不同，「康娛、綽綰」反而接近

於某種生命的狀態，既可歸類為狀態動詞，故本文將其視為「生活（狀態）」的追求，以上述的理解拿來與《尚書·洪範》「五福」之「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進行對比，雖然不是完整的一一對應，但亦可以尋得線索，如「壽」可對應「永命、眉壽」；「考終命」則對應「靈終」，上述「壽、命」是很明確的抽象名詞，因此可以直接對應；相對於「富」，大抵可以與多福相參照，《釋名》：「福，富也。」，《禮記·郊特牲》：「富也者，福也。」<sup>44</sup>

至於「攸好德」，如果把「好德」看成是一組詞彙，則解讀多半可分為兩類，「攸(V)十好德(N)」的動賓結構，如周秉鈞<sup>45</sup>；另一類則以「攸」修飾「好德」，如楊筠如<sup>46</sup>。但這些解釋不合「攸V」的結構，當重新分析為「(攸好)德」，即可以理解「(所喜好的)恩惠」<sup>47</sup>，類似語言結構可以參照《尚書·大誥》「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于省吾改「休畢」為「休異(翼)」<sup>48</sup>，可從，「攸受休異」可分析為「(攸十受)休異(N)」，理解為「所給予的休異」，故「所喜好的恩惠」即得到內心嚮往的恩惠，而這個恩惠當來自神靈的賜予，故可能與「純祐」類近。

另外，可以觀察的是西周嘏辭中，從未見有針對身體康健進行祈求的，又根據鄧佩玲、黃庭頤對東周金文嘏辭整理中，亦未見祈求身體康

健的，故欲把〈洪範〉「康寧」解釋為身心健康，實在無法得到相關文獻的印證。

據上述分析，可知「壽、富、攸好德、考終命」同金文「靈終、多福、純祐、永命、眉壽」等一樣皆可視為來自神靈的賜予，而無法透過自己的行為來達成。至於金文「康娛、綽綽」這類美好的生命狀態，同樣也是透過神靈給予，相對於上文已經論證「康寧」一詞主要就國家政治而言，本身不屬於神靈給予的部分。在上述的文獻裡，已經提到「康寧」只要國家或領導者可以做到某些政策時，則國家人民就可以進入「康寧」的狀態，說明了「康寧」的狀態是可以透過人的行為可以達到的，所以非神靈給予的，反觀「康娛」在上述金文的例子中，如〈速鐘〉「降余多福、康娛、純祐、永命」，則是由神靈所給予的，那麼五福裡面的「康寧」，就不適合以個人行為為可以達到的進行理解，故本文認為〈洪範〉「康寧」當為「康麗」之誤，而這個訛誤當與「壽」演變為楚簡「麗」字形相關，例：



(〈四告〉簡二)



(新蔡甲三二)

此字上面是「网」，下方為「虎」，與西周金文「壽」最重要的差異便是省略了雙手。但此時的「麗」與楚簡常見「寧(寧)」尚無訛混的可能，「寧(寧)」例：



(上博三〈周易〉簡二)



(清華三〈芮良夫諺〉簡二)

然而「寧」字發展到秦、漢時則字形多變，其中多將「穴」改寫成「宀」，如下：

寧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三七) 寧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三九)

寧 (馬王堆〈春秋事語〉九三·八) 寧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一八三·一九)

寧 (馬王堆〈周易〉二三·一二)

這個改寫與原來的「心」旁開始結合，並寫得類近於「𠂔」，石繼承曾討論秦漢部分字形會訛變成「𠂔」例子，其云：

隸書中同樣訛作从「网」之形的還有「寬」字。「寬」原从「宀」从「寬」，隸書常將「寬」上部「卅」旁與其上方的「宀」寫在一起，漢印「柳常寬」(圖二七九一一)中「寬」字即作此類寫法。或將「卅」旁寫得與其下部完全脫離，而典其上方的「宀」旁粘連，寫成「网」形。比如漢印「賁長卿印」賁寬信印(圖二一七九一二)中的「寬」，《增訂》三三二頁摹錄的闐(「周寬」)，這些「寬」字的上部形體都與「网」的寫法完全相同。








1



2

圖 2-79



1.《金篆》7.357 2.《粹》1398

原本从「宀」的「富」「寡」「家」等字，在隸書中也常被寫作上部从「网」之形。如「富」字或作（吾作鏡三，《篆隸》五〇三頁）、（尹宙碑，《隸辨》四·七四），「寡」字或作（唐扶頌，《隸辨》三·五四），「家」字或作（一八八頁）、（一三·八，《居貳》七九頁），皆是其例。<sup>50</sup>

列舉「寬、富、寡、家」等「宀」字形寫成「网」者，其中與「寧」之「宀」演變成「𠃉」，直接可以作為參照的就是「寬」字的變化，即「寬」也是從「宀」訛變成「𠃉」。

故秦漢時期「寧」上半「宀、心」訛變成「𠃉」時，下半部「皿、彡」中也出現變化，「彡」部件常出頭與「𠃉」連在一起，造成其與「南」部件相近<sup>51</sup>，也就是說當「寧」之「宀、心」訛變成「𠃉」，便產生了與「麗」產生訛混的可能，以表格呈現如下：

加上楚簡「麗」字後來已經亡佚，使得秦漢人在隸寫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字形符號相近，以及文獻中已有「康寧」一詞等的因素影響之下，使得在傳抄的過程中，〈洪範〉傳抄者誤將「康麗（娛）」改寫成「康寧」，而這個誤差無法得到更正，除了因為「麗」字這個字形已死之外，應受到戰國、秦漢當時

	寧	麗	備註
西周金文			
戰國楚簡			1. 「麗」省略雙手，下方演變為「虎」。 2. 「寧」下方無「彡」旁。 <sup>(52)</sup>
秦漢簡		 <sup>(53)</sup> (本文假設)	1. 「寧」上方訛變成「𠃉」，下方「彡」與「皿」聯繫。 2. 隸書「麗」為本文假設字形

表達〔娛〕之義已寫成「吳、虞」等字形，使得當時人們已無法意識到「麗」有表〔娛〕，於是在字形相近之下，「麗」被訛寫成「寧」，並一直延誤至今。

簡而言之，「麗」被訛寫成「寧」，可能發生的時期為秦漢，背後層次有三：（1）字形：「寧」產生字形訛變後才促成的；（2）詞彙：「康寧」一詞已存在，「康麗」因字形訛混而被轉寫成「康寧」；（3）語素：〔娛〕已有「吳、虞」用以表示。

## 四、結語

本文主要論證〈洪範〉「康寧」若置於「五福」之中，不僅不符合「康寧」一詞主要用於外在環境安寧的詞義外，即使學者們企圖以「身心康寧」作為解釋，也不符合上古漢語的用法，因為「康」從未用作健康之義。其次，基於「康寧」一詞僅用於表示國家人民的安寧外，且可以透過相關政策予以實現的認識，反觀五福「壽、富、攸好德、考終命」皆是透過神靈給予，故需透過祈禱而致，因此〈洪範〉「康寧」也當歸類為神靈給予，而不是透過政策可以達到的。

依據上述兩點，本文配合西周金文假辭內容，判斷〈洪範〉「康寧」當源自「康寧」，「寧」字，文中釋讀為「罍」，取以網捕捉野獸之義，後野獸之形固定為「虎」，並作為聲符。至於「罍、寧」產生訛混，當經歷過（1）從金文「罍」轉變為楚簡「麗」，雙手省略；（2）秦漢簡「寧」字，上半「宀、心」訛混為「𠃉」。基於上述兩個變化，秦漢時期於是產生「寧、麗」字形訛混的可能，「康麗」遂被改寫成常見的「康寧」一詞。當將〈洪範〉「康寧」更正為「康麗（娛）」後，如此便符合向神靈祈求，以及屬於個人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可以說「康寧、康麗（娛）」的差異，前者指的是外在環境的安寧，多以

邦國為主語；至於「康麗(娛)」則多為個人的企求，二者取義判然有別。

最後，若一定要將〈洪範〉「五福」之「康寧」與「康樂」拿來與「六極」對比的話，當是「憂」，即所謂「康樂無憂」，而與「疾」無直接關連。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林宏佳、許文獻二位先生，以及石兆軒、王誠御、黃以侖、闕河仰學棣的指教，謹此深致謝忱。時值萩原先生榮退，回想自二〇一五年得識先生以來，歷歷多承先生照拂，回報無由，謹借「康娛」為題，祝願先生身心自在，康泰無憂。

### 注

- (1)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一），頁一七八—一七九。
- (2) 同上註，頁二三八、二五八。
- (3) 〔宋〕陳經：《尚書詳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第四冊，頁二九一。
- (4) 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頁二二三。
- (5) 程元敏：《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二〇一〇），頁一一七。
- (6)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六），頁六一三。
- (7) 〔宋〕蔡沈：《書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七九。
- (8) 〔宋〕胡瑗：《洪範口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頁八〇。
- (9)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頁三三一—三四。
- (10)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六），卷二五頁三八。
- (11) 〔宋〕夏僎：《尚書詳解》（上海：上海商務，一九三六），頁三九七。
- (12)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頁八三。
- (13)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五），頁

一一九六。

- (14) 程元敏：《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頁一一七。
- (1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九），頁二〇九。
- (16) 〔漢〕郭璞注，〔唐〕邢昺疏：《十三經注疏·爾雅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一），頁八。
- (17) 黃懷信、田旭東、張懋容：《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頁六五三。
- (18) 張光裕即言「康疆」為「猶康樂強健，亦涉及安逸和樂」。張光裕：〈從古文字「康」字釋讀談莊子之養生〉，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陳振傳基金漢學研究委員會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上海：中西書局，二〇一八），頁三。
- (19) 〔宋〕蔡沈：《書經集傳》，頁一四。
- (20) 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頁一三四—一五三。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頁一六三八。周秉鈞：《尚書易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二一六。茲舉上列數家，不一贅舉。
- (21) 上述阮元、吳大澂、劉心源、高田忠周之說可參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七），頁一七三—一七二六。
- (22) 周鳳五：〈眉縣楊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逯鼎銘文初探〉，《華學》第七輯（二〇〇四），頁九三—一〇三。
- (23) 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頁一七二五—一七二八。
- (24) 同上註，頁一七二八—一七二九。
- (25) 陳佩芬：〈繁卣、越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特輯》總第二期（一九八三），頁二〇—二一。
- (26)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二〇〇三年第四期，頁四〇—五〇。
- (27)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八），頁四四二。
- (28) 楊懷源、孫銀瓊：〈釋康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s://fdgwz.org.cn/Web/Show/2158>）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
- (29) 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頁一七二九—一七三〇。
- (30) 李孝定等編：《金文詁林附錄》，頁一七三—一七三一。
- (31) 陳漢平：《金文編訂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三〇〇—三〇三。
- (32) 何琳儀：〈莒縣出土東周銅器銘文匯釋〉，《文史》二〇〇〇年第一期，頁二九—三七。
- (33) 張雪：〈金文「康彞」之「彞」新解〉，《中國文字研究》第三五輯

- (20) 趙平安〈清華簡《四詁》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文物》二〇二〇年第九期，頁七二—七六。
- (34)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三二。
- (35) 葛亮：〈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〇一三年九月），頁五二—五三。
- (37) 翁明鵬：〈說甲骨文文的「捕」字——從馬南叔匠中的「姬」說起〉，《中國文字》新四期（二〇一九年三月），頁一八九—一二八。
- (38) 按：這部分亦可視為「聲化」。可參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一〇九—一一七。
- (39) 〔魏〕王弼，〔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一），頁一六六。
- (40)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四），頁二七七—二七八。
- (41) 〔漢〕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一），頁七六。
- (42) 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釋（七篇）〉，《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頁三三—三五四。
- (43)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頁二二二。
- (44) 謝明文：〈談「寶」論「富」〉，《文獻》二〇二二年第一期，頁一一—一二。
- (45) 周秉鈞：《尚書易解》，頁一三八。
- (46) 楊筠如：《尚書覈詁》，頁二二三。
- (47) 按：《戰國策·秦策二》「西德於秦」高誘注：「德，恩也」；《禮記·哀公問》「百姓之德也」鄭玄注：「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西周中期〈師俞鼎〉「王賜師俞金。俞則對揚厥德」，即把「賜金」一事視為「德」，蓋與「休（休美）」同義，故春秋時期《曾侯與鐘》「用孝以享于台皇祖，以祈眉壽，大命之長，其純德降」，戰國中期〈令狐君嗣子壺〉「遲遲康淑，承受純德」之「純德」亦可將「德」理解為「恩惠」，即與「純祐」相近。
- (48) 于省吾：《尚書新證》（臺北：崧高書社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五），頁一一—一三。
- (49) 鄧佩玲：《天命、鬼神與祝禱——東周金文辭探論》（臺北：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一）。黃庭頤：《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二〇一八），頁一〇五—一二八。
- (50) 石繼承：《漢印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一），頁一八六—一八七。
- (51) 關於「寧」下方寫成「南」，或寫成「甯」等形體，可參于森、秦宗林：〈漢代隸書對篆書的影響和改造——以漢篆疑字釋讀為中心〉，《出土文獻》二〇二三年第一期，頁八六—九一。
- (52) 按：清華簡〈厚父〉簡八「𠄎」，說明「人」會被寫得像「丁/彡」，與「寧」下半部更為相近。
- (53) 按：本文假設字形（排除書手不同），「网」取自居延漢簡〇〇四·〇〇九，「虎」取自〇九〇·〇二五+五二·〇二六。
- (54)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七），頁三六〇—三六一。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